

我们俩

宁波外事学校
徐春华

我们俩的友情,开始于我九岁、你八岁的时候。

我作为插班生走进教室,怯怯地坐在小胖子陈荣华的位置上。他见到陌生的我,大喝一声:“你怎么坐我座位?”初来乍到的我被吓哭了。你很勇敢地站出来安慰我,让我一下子觉得有了依靠。

由于家近的缘故,我们经常一起上学、放学、做作业,脑海中留下的是许多愉快有趣的事儿:校门口的河边,我们经常在午间去玩耍;陈伟峰的鼻涕一直拖到六年级,被我们戏称“猪油罐”;六一节化妆穿定做的新裙子,去青少年宫表演节目……

不知不觉,我们升到了初中,我在一中,你在二中。初中时的你仍旧活跃耀眼,和你在一起时你会和我讲你们班的趣事,于是我知道了会罚你们蹲马步的美术老师,知道了很重视书法的语文老师。

其实我一直都羡慕你。最早的羡慕是在我们上二年级时,你爸爸从上

海给你买的电子琴、小提琴。一直让我羡慕嫉妒的还有你的美丽。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漂亮迷人呢?不论在哪里,你都是那么光芒四射,总能交到很多好朋友。

这种参杂着羡慕嫉妒与暗暗比较的友情,伴随我们来到了高中阶段。我们又同在一个学校、一个教室学习,甚至成了同桌。我想那时你或许对我也是有嫉妒的吧?这三年,我的成绩一直比你高,于是我们俩的竞争日趋白热化、“地下化”——憋着劲暗暗努力,不让对方知道,希望在每次测试中考出个压倒对方、扬眉吐气的好成绩。

难忘高考结束后的那个下午。吃完午饭我来你家,初夏的阳光透过你家院子的葡萄架,洒落斑驳的影子在地上。你床头书桌的录音机里流淌出徐怀钰的“瑞噢铃叮咚,be my hero be my knight……”欢快、喜悦、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我们觉得太幸福了。

七月中上旬高考成绩揭晓,那个中午你笑着跳着冲到我家,说可以查分了,你考了545分,让我赶快查一查。我颤抖着手拨号,听筒里传来美妙的声音:“550分。”我不相信,又拨了一遍,没错,550分!这时我们抱头大笑,手舞足蹈,快乐得想飞上天。当年的高考一本线是521分,我们的分数足够我们挑个好学校了。

后来你去了湖南大学,我进了宁波大学。我们在各自的学校里仍旧努力。大一时你买了德生牌收音机,买了文曲星,并推荐给我。我被你的好学积极感染,马上去置办。

毕业了,你陪当时的男友来宁波找工作,他没如愿,你却成了宁波大学成教学院的一名老师。当时我只叹你运气好,现在想来情有可原。从高中开始你就怀着很大的热情和兴趣在学英语,经过大学四年的锤炼,自然专业能力了得。而我,其实一直出于责任和义务在学,无甚激情。在经历考研失败后,我到余姚,也当了一名老师。

2003年毕业到2020年,期间我们经历了恋爱、买房、结婚、生子。最终,我们都尘埃落定于宁波,我们的家依然毗邻而居——这是多么幸运幸福的事!三十多年共同走过的岁月磨平了不服与攀比的心性——或许这心性依然存在,但同处异乡的孤独及漫长岁月的相守,让我们更愿意相依为命与互相扶持。

库车的秋

云龙镇教辅室
何立民

清晨,我从梦中醒来,打开窗帘,床头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。麻雀隔着窗栏,在围墙的铁丝网上叽叽喳喳地告诉我:库车的秋,已经深了。

若是在江南,秋分时节,该是燕子回去的时候了。它们也一样地伫立在家门前的围墙上,或是电线上,排成一行五线谱,叽叽喳喳商量着即日启程。要飞越万里关山,如此长途的迁徙,是必须精心准备的。如今的我,就像这燕子,夏去秋来,始终恋着那一片旧林。

然而,库车的秋,是绝不似江南的。库车几乎无雨,偶尔下一场,也是趁着人们熟睡,于夜色中来一回偷袭。待到天亮,已来去无踪。见地上有几滩水迹,推测是下过一场雨的,但再看道旁的花草,脚下仍然是干裂的土地,于是否定先前的推测,重又怀疑是人为

浇灌留下的痕迹。总之,要看到真正酣畅淋漓的雨,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。

库车的秋天,格外的高远,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,放在库车,似乎更为贴切。刚来没几天,库车的秋还不太深,我就领教了温差带来的凉。“早穿棉袄午穿纱,围着火炉吃西瓜”,原以为是人们对当地生活的艺术夸张,没想到置身其间,我算是亲身体会了一把。早上,未出房门,阳光就刺得你睁不开眼,照在皮肤上,还略略有灼热的感觉,以为又是个温热的艳阳天,适合短袖出行。殊不知,走在教师公寓的走廊上,你就能觉察到有凉气倒灌。等到了公寓楼的大门,你已然瑟缩成一团,需连滚带爬地回房来,换上长袖,甚至于外套。那种凉,绝不同于江南的阴湿,空气里几乎闻不到水分子的味道,它会钻入你的毛孔,沁入你的心肺,让你由内而外,从头到脚凉个彻彻底底,痛痛快快。人久滞于室外,呼吸着如此干燥的空气,鼻腔就会完全失去粘膜,喉咙发痒,极易感冒。

库车的秋,步履是轻盈而缓慢的。不像江南,从初秋到深秋,渐进的层次极其分明。尤其进入深秋,一阵风过,

落叶纷飞,铺成一地金黄。此时若约上三五知己,登高望远,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是极惬意的事。而这般绚烂的秋景,在库车是绝看不到的。等到过了十月,胡杨与红柳的叶子会变黄,继而纷纷落下,也许会有些江南秋的意境,但我不得而知。库车位于天山南麓,晴朗的早晨,从住所北眺天山,轮廓清晰,几乎触手可及,时常令我们欢呼雀跃,恨不能立即朝它狂奔而去。但老队友会很理智地告诫你:望山跑死马!别看天山离你很近,其实起码有20公里的距离!我这样的描述,并非是天山真的美到极致,而是它的不生寸草的贫瘠,放眼望去,连绵的灰色石峰如同裸露的脊骨,那种苍凉之美令人窒息!如果说江南的秋是一位温婉动人的佳人,那么,天山的秋就如大西北的汉子,粗犷豪放,有着沧桑的面容和黝黑的肌肤。佳人与汉子的美,不一样的呈现,却一样的摄人心魄。

投稿邮箱:xiandaijinbao2@qq.com